



熙春园、清华园、清苑园考

——清华园三百年记忆

清华校史丛书

苗日新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苗日新
著

熙春园·清华园考

——清华园三百年记忆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熙春园·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 / 苗日新著.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4

(清华校史丛书)

ISBN 978-7-302-22276-7

I. ①熙… II. ①苗… III. ①古典园林—史料—北京

市—清代②清华大学—校史—史料 IV. ①K928.73

②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8496

责任编辑：王巧珍

装帧设计：曲小华 韩 宇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天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5 × 240 印 张：27.75 插 页：1 字 数：457千字

版 次：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8.00元

产品编号：03575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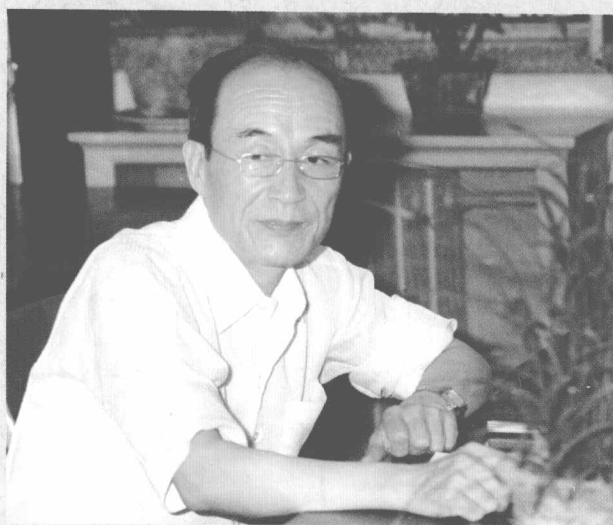
谨以此书献给
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

熙春园·清华园考

——清华园三百年记忆

顾东林





苗日新 清华大学研究员。山西天镇人，1934年5月出生，呼市二中毕业。

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土木、土木建筑和工程力学数学系。1984至1991年任力学系副主任、副教授。1991年任清华大学基建规划处处长，1997退休，至2006年继续任该处顾问。现为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熙春园·清华园考》读后浮想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在即，苗日新教授撰《熙春园·清华园考》完成，行将问世，以迎庆典。近数月来，他把书中与校园有关章节陆续给我，引起我极大兴趣，最后索性将其书稿通读一遍。我感到他的著作已将清华园的历史上溯了300年，在空间上不止限于清华、近春两园，还涉及了康乾时代与本校园有关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西方有诗云：“一砂一世界，一花一王国。”这一历史舞台，顿时热闹起来。不同专业兴趣的人，从中可采撷自己感兴趣的方方面面。作为建筑学人，我对下列诸事尤为关心。

第一，由于康熙对熙春园的关切，提高了清华园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在过去对清华校园的认识，一般多建立在清华学堂的创办上，认为当时至多借晚清遗园作为校园基地而已。本书对熙春园跨越300年的考证，发现了康熙这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与园主人皇三子允祉过从较密，不仅10次莅临熙春园、8次来过寿，并题匾“熙春”命名此园。更重要的是，通过好学的、文化素养最高的皇子允祉的协助，展拓其文治。康熙开“西学东渐”之先河，谕允祉率何国宗等在畅春园蒙养斋立馆，大量引入西学之初等数学、天文历法和乐律，亲自主编了科学经典《律历渊源》，又启用曾被流放的大学者陈梦雷主持编写《古今图书集成》，并在今之近春园处立馆，由允祉主持馆务，延用人员多达80人，至康熙去世，为时7年已编印完成全书的96%。雍正旨令大臣蒋廷锡继续使用此馆，直至雍正四年书成，前后历时10余年。不仅如此，考证的功绩还在于将雍乾所篡改（完全抹杀是陈梦雷编纂）的历史，以及广为流传的“武英殿编印说”给颠倒过来，还其历史真面目。《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古代现存最大的类书，就在近春园我们习惯称之为“荒岛”上编纂而成，使我们在月下风静时漫步荒岛，仿佛可以听到编纂者的磬咳。近

春园以其自身历史，给作为文教圣地的清华校园，佩戴上了闪闪发亮的光环。

第二，清代西郊园林的发展一般多关心圆明园、清漪园等，这当然有历史原因。本书中提出康熙时熙春园和圆明园同时经营这一历史事实，提高了熙春园的历史地位。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破坏时，熙春园因偏处东隅而得以幸免。近春园的拆毁是同治为慈禧过寿重修圆明园所致。1911年建清华学堂时以及后来一些系馆等的建设，都选择在其他地段，未损害熙春园的格局。1953年蒋南翔校长来清华对校园作了两大决策：一是对原筑于现在南校门口位置的京张铁路东移800米，使得学校有更广的发展空间，并营建东区；二是将当时称之为工字厅的清华园进行了大维修，使多年作为单身讲师、教授的宿舍一改破败之面貌。这次维修规格极高，当时老艺匠尚在，工作非常到位，后因有人写信给《人民日报》，指责铺张浪费，不得已中止原计划，但主要部分大体完竣，重焕遗构之青春。我在1946年深秋来清华园即寄居工字厅西海棠书院内，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所以书中评定：清华园的山水树木、园林建筑是清康熙时代西郊园林中保存得最为完好者。读完《熙春园·清华园考》这本大著，我们知道校园的西部原是康乾时代的“大遗址”，这里留下了那么多遗迹，还有数百首诗词等等。凡此种种，都提高了它在西郊园林遗产中的地位。

第三，既然校园西部是康乾时代的“大遗址”，我们就要加大对它的保护力度，不能在遗址范围内随意加建房屋，包括不伦不类的现代人为的景观；与此相反，日后清华校园规划建设宜在极为珍贵的人文底蕴上进一步做大文章。大学校园规划是一项值得下工夫探索的课题。我们参观牛津、剑桥的历史建筑，传说中的牛顿桥，名人堂中的知名学者的各种塑像如牛顿及《失乐园》作者密尔顿像等，如果未记错，还有德国哥廷根大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墓地，包括在那些古建筑石墙上盘根错节粗壮的长春藤等等，它是时间的斑痕，显示文化的深邃，顿增校园的圣地感。大家都熟悉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曾经活跃在这个校园的舞台的大师，如果通过有心人的规划布局，使人通过碑记、墙壁上镌刻他们的名言警句、安放上雕像等，来体现他们的精神，则仿佛大师仍然伫立在我们身旁。这是潜移默化的专业教育、学术人生指导，清华校园具备这一切条件，我们宜好自为之。

西方学者对历史建筑群有一种比喻：它像羊皮纸上书写的文字，随着时

间的消逝，有些字迹消失了，后人在上面重复利用，有的地方还留下了过去点点滴滴的痕迹。对于荒岛，清华建筑系自开办以来曾多次作为学生作业的习题，还曾设想盖抗战胜利纪念碑等等，所幸现在仍然是供凭吊的空地、学校师生校园信步的场所。现在既然知道它是康熙时代的古今图书集成馆，是否将它复建呢？我看并无此必要。但在这里像上面所说的羊皮纸一样，留下一些痕迹总可以吧。这要看如何做，设想在土坡前顺着过去集成馆基址的痕迹，立一点诗廊碑廊之类，镌刻一些记述陈梦雷的故事以及一些歌赞熙春园、春泽园的诗文等等。不宜让晗亭独领风骚，因为它与这座园林的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远不能完全匹配。作为“时代的斑痕（patina of time）”，当然大有文章可做。这是“大遗址”的可贵之处。故园已逝，格局犹存，文化内涵长存，怎样领会遗韵，需要创意。

最后，不能不谈一谈本书著者。我与苗日新教授曾一度同属土建系，但对他更多了解是始自他主持清华基建处。我对他的敬业精神、坚持原则、独立思考，留下很深印象。但更使我钦佩的是拜读了他的这本著作以后。我想，没有一腔激情，没有基建处的经历是写不出这本书的；没有科学求实精神的人也出不了这本书；没有工程基础的人，即便从事考据，也难以从漫无头绪的纷繁事务中一步步得出如此清晰的结论，并能从“样式雷”档案中找出参差变化。徘徊在这一古建筑群中，感到作者对这组园林的考证，竟能做得如此有声有色，这使人领悟到大学教育根基扎实与追求完美的治学精神的重要性。

吴良镛

2009年12月6日

序 一

苗日新学长再三叮嘱，要我为其大著《熙春园·清华园考》写一小序，使我深感荣幸，却又颇感惶恐。我虽是学历史的，然而对于清代却所知无多，以下所说只是作为一个清华人对这部专书的读后感想。

我是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前清华文科的末一班学生，也便在那一年去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我在校期间甚短，但几十年来对母校所在的清华园，从宿舍楼建筑到草木丘壑，总觉不能忘情。当时我住在园内偏西的善斋，由于习惯早起，常往西步行，经过气象台、荒岛，就进入没有围墙的长春园界。一路观望，不免对康乾盛世这些园林的风光景色，有种种臆想揣测，这也很自然地成为心底情结的一部分。我猜别的校友，恐怕也会有类似的体验。

到90年代，我回到清华做一点工作，因为参加建设博物馆的讨论，得以见到多年负责学校基建设计的苗日新先生。承他告我正在从事清华园及其前身历史的探索，殊感欣喜莫名。尤其是在2003年秋我调入清华之后，我们同居荷清苑小区，栋宇相望，朝夕有机会相遇，他必告我以研究的各种信息，我对其进展之迅速，收获之丰富，极有深刻印象。不拘时令寒暑，人们每见我们手扶自行车，在途中畅谈学术，以为在传什么“新闻”，投以好奇的目光。

苗日新先生出身于土木工程系，不曾受过文史方面的专门训练，但读者由他的著作不难看出其人文修养非常深厚，历史知识殊为广博。《熙春园·清华园考》这部书，固然表现了苗日新先生建筑学与建筑史的专业水准，于历史考证方面也不愧于专门学者。在学科日益分化狭窄的今天，如何兼通博收，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以为，《熙春园·清华园考》的意义，应该说远远不限于对一处或几处园林沧桑变迁的表述，其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是作者苗日新先生能将

园林的盛衰置于清朝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观察和理解，从而揭开当时秘史的幕布。我以往曾在一些地方引述过女诗人李清照之父李格非所作《洛阳名园记》，记文说洛阳园林兴废关系宋代大局，清代皇家园林又何尝不是如此。

苗日新先生这部著作的一大贡献，是关于《古今图书集成》编纂经过和印刷地点的考证。这在清代以至于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称得起是一件大事。恰好，在我提笔写成这篇小序的时候，刚刚收到国家图书馆寄来的《文献》季刊2009年第4期，上面刊有内蒙古民族大学裴芹先生《陈梦雷“校正铜版”释考》一文。文内特别指出，《古今图书集成》不可能如传统说法是在紫禁城中的武英殿编印。裴芹先生说：“《古今图书集成》原是陈梦雷在诚亲王允祉的直接支持下编纂的，初名《汇编》，呈进后皇帝赐名《古今图书集成》，立馆加工补充。馆址设在何处，史书不载，我以为不会在武英殿。

“古今图书集成馆”的人员与康熙朝其他的官编书馆有明显的特点，除允祉、陈梦雷外，既无显官，又无知名学者，陈梦雷的子侄和亲友占了很大的比重，有十分浓重的家族色彩。康熙召陈梦雷（自流放地）回京后，并没有明文为他平反。陈梦雷上疏‘乞赐差事’，但皇帝始终未给任何官职，只让他在允祉王府行走，……但丝毫不让他参与政治，……由此可见康熙对陈梦雷还是存有一定戒心，严格控制。康熙怎么会让这样的一群人马在宫廷重地武英殿活动呢？”裴芹先生是《古今图书集成研究》的著者，他提出的这个疑问是切中要害的。

揭开这一问题谜底的，正是苗日新先生。他以“理工科学到的论证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证明了“熙春园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最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诞生地，在康雍两朝是80人的‘古今图书集成馆’所在地。陈梦雷可歌可泣的90年坎坷人生中，惨遭两次监禁流放，‘百死而得一生’，长达40年，‘境遇皆极人世万不能堪者’，……然而其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使他历21年矢志独肩编纂比北宋的《册府元龟》精详十几倍的大类书，最后居熙春园13年，达到其人生的顶峰，完成了1.6亿字《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校正并印刷了全书的96%”。这确是发前人所未发。

苗日新先生在这部书里为我们解开的谜题，还有许多，读者只要浏览一下全书篇目，就不难窥其大体。

记得余冠英先生在30年代写过一篇非常美的散文，谈说清华园和清华大学的关系。清华是一个大学，而同时又是一个园，“山水明秀的地方，灵气

所钟，人物自然也会明秀，所以‘清华’了”。清华大学与清华园，究竟是不可分的。苗日新学长在清华大学将近百年校庆之际，完成《熙春园·清华园考》，作为珍贵的献礼，是每一位清华人都应欢喜赞叹的，也一定会得到所有关心清华大学和清华园的读者的欢迎。

李学勤

2009年11月4日

于清华园荷清苑

读《熙春园·清华园考》一书有感

清华校友苗日新先生将其对清华大学校
园历史考证研究的力作《熙春园·清华园考》一
书清样稿赐我先睹为快，不胜感谢之极。我拜读
再三，爱不释手，拍案称奇。引起了我对六十多年前
曾经习和居住过的地方深切的怀念。清华大学
现存传统古建筑工字厅、水木清华、古月堂等，都

是我难忘的地方。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我来到清华园
的时候，就在荷花池里学滑冰，夏天又在水木清华看
荷花。一九四六年冬天我住在工字厅西廊的一间宿舍里
迎接了清华园和北平古都的和平解放。一九五〇年
冬离开清华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因访师会友和工作关
係，不断来到清华大学，与清华园结下了不解之缘，
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我是一个学古建筑的，对古典园林更情有独钟，

我曾经出版过《中国古园林》一书，由于对清华园的
历史不清楚未能将其专题列入，十分遗憾。

细读了《熙春园·清华园考》一书之后，不仅使我
重新认识到清华园的历史与艺术价值而且使我了
解到被称之为康乾盛世的帝王君臣父子兄弟之间
争权夺利内部斗争的一些情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古今图书集成》这一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宏编巨制的编
经过和地址问题，纠正了我多年的误解。上世纪七十

年代我国工作的吴係曾在故宫武英殿行走过十
多年，一直认为康熙发起编修的《古今图书集成》是
在这里进行的。对这一歪曲了的历史事实苗日新先
生费尽了千辛万苦以历史文献和实物遗存（包括图
纸）两相印证的方法，证实了由于宫廷内部斗争所
造成的错误，还其历史真像，功莫大焉。

综览全书，使我得到一个最深的印象是日新先
生以他学建筑工程的基础科学严谨的态度结合他长

期担任清华大学基建处负责人的经历，对清华园的深厚感情，进^行实物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考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我认为^{是可信的}。书中的许多图纸和资料都是过去罕见的，十分可贵。可称之为图文并茂，洋洋大观。为清华大学一百周年华诞献上这份厚礼，弥足珍贵。

此外，我还非常赞赏日新先生在书中提出校复重修近春园的建议，因为这不仅为清华园这一

古典名园增光添彩，也可为清华大学这一名校的校园增添了一处亮丽的历史文化景观内涵。

我作为与苗日新先生同为清华建筑系的老校友，谨此向他费心尽力完成的这一《熙春园·清华园考》，^谢书力作表示深深的感谢，并在此赘上了几句短语感言，借以^为对此书出版之祝贺。

二〇九年十月己丑仲秋

罗哲文



序 二

我在海淀区史志办召开的《海淀名人故居》一书的编辑工作会议上，有幸结识了清华大学的苗日新先生。我们就熙春园和京西园林的研究问题交换意见，互相切磋，并以拙作《京西名园》相赠。2007年末，我应邀参加了由清华大学校史编委会主任、原校党委书记贺美英教授主持召开的“熙春园·清华园建园300周年学术座谈会”，听取了苗先生的有关学术报告。2008年6月，我又同区史志办一行人专程拜访苗先生，听取他关于研究清华园历史的经验介绍，又请他在校园各处进行现场解说，使我们获益匪浅。如今，苗先生的学术专著《熙春园·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即将出版，我确实有话想说。

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园林专著，是北京古代园林研究的新成果、新突破，也是对园林研究工作非常有力的推动。作者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堪称典范，这对研究工作中的某些不良倾向无疑是一种无形的有力的匡正。

本书用确凿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清楚地记述了熙春园的始建年代、园址范围、景观概览、传承沿革、园主人的园居生活状况以及园林今貌。这是一部年代连续的园林沿革史。

熙春园的始建年代和园主人一直是一个谜，几乎所有的京西园林著作中都对此问题保持沉默。我在研究确定圆明园始建年代时，曾经猜测，这里的园主人可能是康熙皇子允祉、允祺、允祐三位中的一位。张恩荫先生在《熙春园和清华校园》一文中也曾写过：“熙春园的受赐者，可能是在雍正时期获罪的康熙皇帝的某个皇子，比如说皇三子允祉。”这个推测是正确的，但是没有证据。苗先生引用允祉的奏折，为“熙春园是允祉赐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这个正确结论，提供了不可移易的铁证。

本书对熙春园园名的传承和更替也给出了正确的答案。“熙春园”这个名字，曾用于康熙年间的赐园和乾嘉年间的御园，而道光年间曾分别使用过“涵德园”和“春泽园”的名称则鲜为人知。苗先生揭示了这两个新鲜而准确的园名。到咸丰年间，东园赐名“清华园”，西园仍沿用“近春园”的名称，还历史以真面目。

本书的诸多正确结论，纠正了现时流行的不少错误说法，如一些园林著作称“近春园是皇四子奕訢的赐园”。苗先生指出：从近春园传承的历史年代看，这是不可能的，因而是错误的。再如，有一种流行说法，不久前北京一家大报还说：“永恩寺是嘉庆皇帝敬重乾隆所建。”苗先生指出：此寺建于明代，由允祉重修，这有陈梦雷代允祉所拟《永恩寺碑文》为证。

本书关于熙春园历史的正确阐述，使我们对康熙年间京西园林的总体布局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京西园林的研究也是一个推动。

康熙帝建成畅春园常年驻蹕此园后，又建成西花园和圣化寺行宫，将苑东的勺园改建为翰林院公所，再东是佟国维的佟氏园，苑北是索额图赐园索戚畹园，苑西是明珠自怡园。康熙四十六年又为允祜以上的七位皇子（允初和允禔除外）分别在畅春园周围建造了胤禔圆明园、允禧彩霞园等。这里有两个问题一直未取得共识。一个是允祉、允祺、允祐的三座赐园建在何处？我虽然推测可能建在北大、清华、101中学一带，但苦无证据。苗先生证实了允祉熙春园建在今清华大学内，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位于北京大学内的淑春园，应是修建于康熙四十六年的允祺的赐园（我另有专文论述）。再一个问题是自怡园的座落地点问题。我曾著文指出：自怡园座落在畅春园以西二里处，而不在水磨村。我用二十多个证据证明，自怡园在畅春园近旁、在苑西、在瓮山泊东畔和和丹稜泖以北，但没有对戴璐引唐孙华“可怜水磨好园林”这一诗句，做出合理的有针对性的解释。苗先生在本书中正确地指出：熙春园建在水磨村东南，邻近明珠子揆方家的一块空地上。这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第一，位于水磨村东南的是揆方的宅园，而不是明珠和揆叙居住的园林自怡园；第二，揆方的宅园，是建在水磨村和熙春园之旁的一座规模不大的园子，而自怡园却是一座范围广大的“京城郊野第一私家园林”。这就完全证明了：修建在水磨村的不是自怡园，自怡园确实坐落在“苑西二里”。有了以上这些认识，我们对康熙年间京西园林布局的把握，就更加全面准确了。

苗先生对熙春园沿革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令人敬佩，值得提倡。他多年从事清华大学校园的规划和建设的领导工作，熟悉校园中每一座建筑和每一块土地建设和使用的历史与现状。他又从查阅第一手原始资料开始，认真阅读相关的历史典籍、园林著述、历朝皇帝和园主人的诗文著作等，在茫茫书海中挖掘搜寻每一则有用的历史资料，终于获得了大量新材料、新观点、新成果，正确地记述了从熙春园到清华园的真实历史面貌。这种严谨的、审慎的、正确的考证方法和优良学风，对当前园林研究中的某些浮躁虚假的学术歪风，是一种无声的批判，具有榜样的作用。我所见到的有关北京园林的著作和文章中，有一些是东摘西抄拼凑而成，有的是与所写园林无关的闲言虚语，有的是张冠李戴任意连缀成的文字，也有的随心编造描画出一座世上根本不存在的园林。一些权威书刊上的错误观点，以讹传讹，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阅读苗先生这本专著，使人们深受教益，有助于端正学风。

本书写作还有一个长处和特色，就是将熙春园的研究与清代发展的历史，与园主人的政治立场和处世态度紧密结合起来，将历史与地理综合进行观察和记述。同时挖掘出大量的鲜为人知的相关诗文著作和珍贵史料，使人读起来感到新鲜，令人振奋和钦佩。读的是一座园林沿革史，实际是一部清代历史的缩影。书中描绘的是一座近乎消失的死板建筑和枯燥的山水林木，让人感受到的却是活生生的帝王将相、学者诗人们，或开创伟业，或施展阴谋，或展示才华，或奢侈腐败的人生悲喜剧。认真阅读这本学术专著，就好像学习一部历史教科书。其实，这就是北京园林最重要最突出的人文特色，这本书正是在描绘这个特色上达到了理想的高度。

我读此书，颇多感慨，简述如上，是为序。

张宝章

2008年7月